

给父亲洗澡

□左俊平

自从半年前父亲摔了一跤卧床不起,给他洗澡就成了我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没办法,大哥离家太远,二哥又已经离世,我是如今父亲跟前唯一的儿子,就是想推卸也没得推了。

天气不冷的时候还好说,端一盆热水给他浑身上下擦洗一遍就好了。自从天气冷下来,情况就比较复杂了,既要考虑不能因为时间长了让他受凉感冒,又因为衣服太多,穿脱起来比较复杂,尤其是父亲总是说他的双腿都坏死了,麻木不能动了,不得不更加小心地给他搬左腿抬右腿,小心翼翼地擦洗每一处。

洗澡首先要洗头,看到父亲满头白发,不由得想起他年轻时浓密乌黑的头发,还有天生精致的五官。年轻时的父亲是漂亮的,用当下的话说是特别帅。记得有长辈的人曾经对我说过,说我虽说长得不错,但比起年轻时的父亲还是有差距的。听这话我不仅不生气,反倒很高兴甚至有些骄傲,是为父亲,也是为我自己。可眼前的父亲除了白眉皓首,再也找不见当年的模样。

给父亲洗前胸后背时,不知不觉间我觉得脸上有泪珠在滚动。在我心目中总以为父亲的脊梁是铁打的,永远不会弯,可是眼前的父亲却像一只弓,精确地说更像一只大虾米,弯在那里,是那么小,那么羸弱。

向来壮实的父亲瘦成了皮包骨,脊梁骨能一根一根地清晰可见,触摸着父亲的脊梁骨,不由得伤感岁月是多么无情。

洗完后背洗前胸。我把父亲小心翼翼地翻过身,眼前的一幕让我泪如泉涌,父亲的前胸只有沟壑没有平处,凸出的每一根肋骨都让我无法形容,让我想到我们吃完鱼肉后剩在盘中的那堆鱼骨,虽说还完整地待在盘中,却经不住筷子的用力拨动,动一下立刻就会彻底散架。因此,我不得不轻轻地擦洗父亲的每一寸肌肤,生怕一不小心就捅破了那张包着骨头的一层薄薄的“纸皮”。

当要给父亲擦洗下半身的时候,父亲有点羞怯地问能不能让他自己洗。因为我的泪水一直没有止住,一时哽咽难语,我没有回答他,只是更加仔细地给他擦

洗。轻手轻脚之间,思绪飞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,父亲给我洗澡的情景浮现眼前,他是那么耐心地为我擦洗,我却总是调皮地把盆里的水拍打得飞溅满屋。父亲却从来也没有发过脾气,反倒总是乐呵呵地笑个不停。眼前的我是多么期盼父亲也能“调皮”一些,哪怕仅有一次,也能让我有所释怀。

因为天气太冷,等把父亲的衣服都穿好之后,最后给他洗脚,因为水温有点低了,又重新换了一盆水。我把父亲的双脚轻轻地搬进水里,一边擦洗一边轻轻地揉捏了几下脚趾和脚底。父亲轻声哼着,听得出,声音里满是舒适和满足。等到他自己说好了好了的时候,我故意问他洗得怎么样?他知足地说:“洗得太好了,真是享福了,太舒服了,就是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我本想告诉父亲跟自己的儿女不需要说麻烦之类的话,话没出口心里又涌出一阵阵酸痛,一个多月前,父亲已经过完了百岁生日,成为真正的百岁老人。即使我有心天天给他洗澡,还能洗多久,又能洗几回?

修牙记

□安丽霞

常听人们说,牙疼不算病,疼起来要人命,这次我真正尝到了“要人命”的牙疼滋味。那天,我左边的牙齿转筋似的疼起来,连同太阳穴都跟着一蹦一蹦的,那种火烧火燎的滋味直叫人捶胸顿足,恨不得去撞墙。以前这颗牙也曾捣过乱,遇冷或遇热就会疼一下,也都是适可而止,便没有太在意。谁知这回竟要赖似的,怎么也止不住……我只得捂着左半边脸,呲牙咧嘴地来到了牙科诊所。

诊所里人很多,排着队等待治疗,我只得耐心等待。不间断的疼痛让我痛苦不堪,愈发觉得牙齿的重要性。我曾自恃有一口好牙,它们像玉米粒一样齐整,坚硬,战斗力强,所向披靡。医生给我做了检查。说起来这颗牙也是挑大梁的,医生给它命名为“左上七”,顾名思义,就是左上颞的第七颗牙齿,也就是后边的第三颗大磨牙。医生说这颗牙早就坏掉了,只是没有引起重视,如果早些治疗,补一下就行,现在神经已经外露,难怪你会感觉到疼,治疗也会更麻烦一些。医生详细地讲解着治疗方案,疼痛中的我急忙打断他,说:“赶紧治吧,我这颗牙就交给你了。”

躺在治疗椅上,头顶的探照灯格外刺眼。我仰头张着大嘴,像一只雏鸟等着大鸟喂食。医生不是“大鸟”,是“电钻工”,一手拿着钻头,一手拿着镊子,伸进我的口腔里。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,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虽然打了麻药,还是吓得浑身打战,甚至想咬牙。医生赶紧轻声说:“放松,放松,不要紧张,张大嘴巴……”我便攥紧拳,闭上了眼,耳朵却异常灵敏,仿佛带着扩音器,钻头刺耳地“吡吡吡”打磨着,巨大的声音像恶魔的尖叫。我一动不敢动,生怕一不小心就把嘴给打穿了,全部注意力都在那个钻头上。钻完了,医生又换了一把“铁铲”,叮叮当当不停地在牙齿上刮着,仿佛那上面有什么东西非要刮下来不可。这样折腾了一会儿,“铁铲”又换成了“锉刀”,吱扭吱扭地在牙齿上削磨了起来,与此同时,有一把“水枪”辅助着冲洗。我需要不停地漱口,口腔里已经成了施工现场,得把“建筑垃圾”吐出去。

大概一个小时左右,医生往那颗牙的腔隙里抹上药水,涂满药膏,让我咬合了一下,说:“好了。”

我腾地坐了起来,解脱似的松了口气,口腔里充斥着浓浓的药味,有些涩,还有些辣。我想漱口,医生说不可以,一个小时内不能喝水,也不能吃东西。我的嘴还有些麻麻的,麻药的余威还在。因为一直努力地张着嘴,我的嘴巴都要僵住了。

医生告诉我一周后再来治疗。第二次治疗和第一次差不多,依然是“钻头”“铁铲”“锉刀”“水枪”轮番上阵。这次主要是把上次凝固的药膏挖掉,再换上新的药膏。来来回回这两趟都是在烧神经,可见我的牙神经有多么的顽强,轻易不肯就范。

直到牙神经彻底没了知觉,才在牙齿里埋了一根管,上面又涂抹了药膏进行保护。又过了一周,把根管上面的药膏去掉,戴上了一颗临时的牙冠。这虽然是个“假货”,但已从当初的面目全非变得有模有样了,可以投入工作了,只是不能咬硬的东西。在医生的建议下,我定做了一颗二氧化锆的牙齿,据说很坚固,时间大概一个多月。

一个月后,医生通知我牙来了,我急忙赶过去。在它还没有进入我的口腔之前,我仔仔细细地反复端详它:和我的牙齿一模一样,瓷白色,泛着光泽,饱满,坚实,像一个工艺品,完美无瑕。我不禁想,如果能将人们病变的身体器官也像换牙一样换成新的、健康的,那就太好了。

一生有多少棵“小桃树”

□马亚伟

你小时候去田野里打猪草的时候,看到过一些小桃树、小杏树吗?看到一段怀旧视频,每当发现这样的小树苗后,视频的小主人会把它们带土挖出来,回家种到院子里,从此为小树苗浇水,还在周围扎上篱笆。

作为70后,我对这样的场景感到非常亲切熟悉,这样的事小时候我也做过很多次。10多年前,我还写下一篇《会跳舞的小桃树》,记述的就是把小桃树从田野移栽回家的故事。种下小桃树是70后、80后的共同回忆,承载着童年、回忆、乡愁以及梦想等诸多内容。最有趣的是,我们的小桃树几乎从未长大过,更别说开花结果了。这对我们来说,就像一生都无法摘到的果实一样,永远有遗憾美。

我们种下的不止是小桃树,更是一份憧憬,一份希望。生活的田野上,其实有无数这样的小桃树,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没有长大的梦想呢?

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体育老师带我去镇上参加短跑比赛,从未经过任何训练的我竟然得了第一名。体育老师上下打量着我,说我有运动天赋,爆发力强,可以当运动员。我当时并不懂什么是运动天赋和爆

发力,只是突然间生出了要当运动员的梦想。从那时起,我每天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步去学校。村里人见了纷纷侧目且纳闷,不明白为何我天天这么着急去学校。没多久,我升入五年级,毕业班了,学习紧张,连体育课都取消了,我也不再跑步去学校,甚至不再想当运动员的事。一切恢复如常,我的那个梦想就像亲手种下的小桃树一样,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

我上初中时教地理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。她讲课特别好,我尤其喜欢听她讲祖国各地的风光特色——不到长城非好汉;桂林山水甲天下;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;江南园林甲天下,苏州园林甲江南;泰山天下雄,华山天下险……这些美丽的风景在老师的讲述中像神秘的仙境一样令人向往。广袤辽阔的北方,温暖秀丽的南方,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风貌,如果能去看看该多么幸福啊!地理老师笑眯眯地对我们说:等你们长大了,有条件一定要周游全国,把大好河山看个遍。那时我就立誓,此生一定要完成周游全国的梦想。可是后来,别说周游全国,我出本市的机会都很少。有几年,很多人都向往诗和远方,

我这才想起当年那个未曾长大的梦想,可是我依旧无法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至今所到之地寥寥无几。

当运动员,周游全国,这只是我诸多梦想的代表。“俱怀逸兴壮思飞,欲上青天揽明月。”此生漫漫,我萌生过那么多的梦想,梦想过到美丽的云南定居,梦想过到壮美的西藏走走,梦想过当翻译家,梦想过写一部不朽的作品……梦起飞的时候堪称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”,可梦消失的时候连一点声响和痕迹都没有。那些梦想跟童年时的小桃树一样,没有长大,更没有开花结果,仅仅是那一刻让我们心动。

泰戈尔的诗中写道:“梦想是灯塔,指引人生前进的方向。一个没有梦想的人,就像鸟儿没有翅膀;一个没有梦想的人,就像船只失去方向。”可是,那些小桃树一样的梦想并没有给我们指引方向,它来无影去无踪,缥缈得甚至让人怀疑它是否真的来过。不过这并不要紧,每个人的一生都拥有很多棵“小桃树”,我们虽然没有尝到桃子的甜美,但这些“小桃树”足以让我们的生命丰茂成林,生机勃勃。